

习达元 习达亨



铁·血·精·英

洋
益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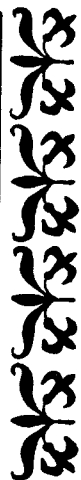
I247.5
2820

BK 80 1/4

习达元 习达亨



铁血精英



群 益 堂



B

453381

铁血精英

习达元 习达亨

*

群益堂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292 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40—003—2/I·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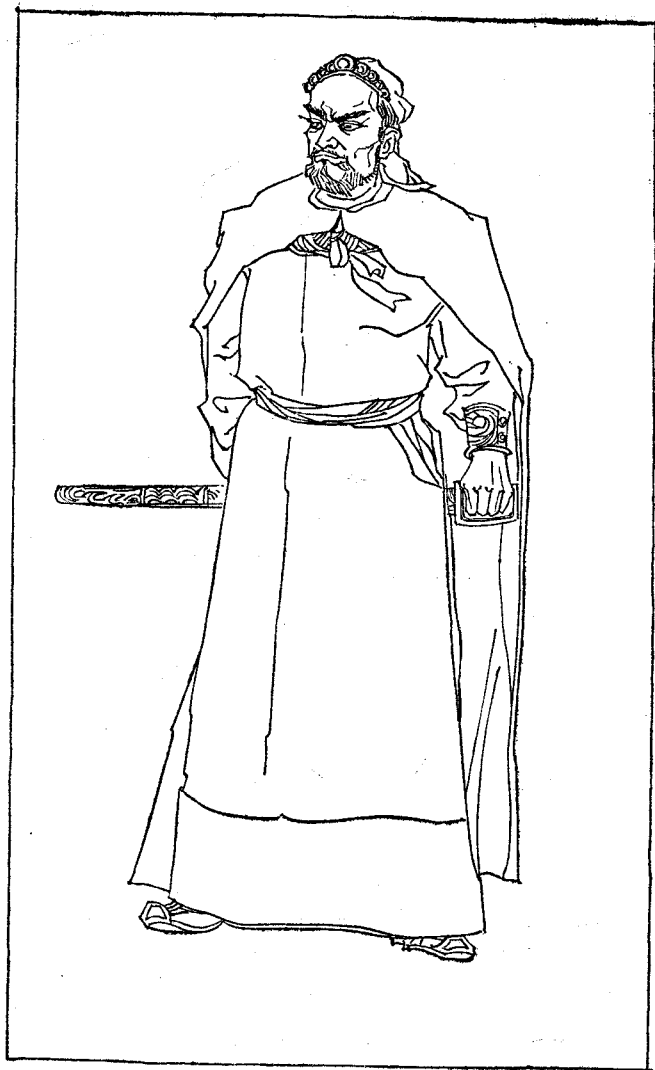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108·134 定价：2.4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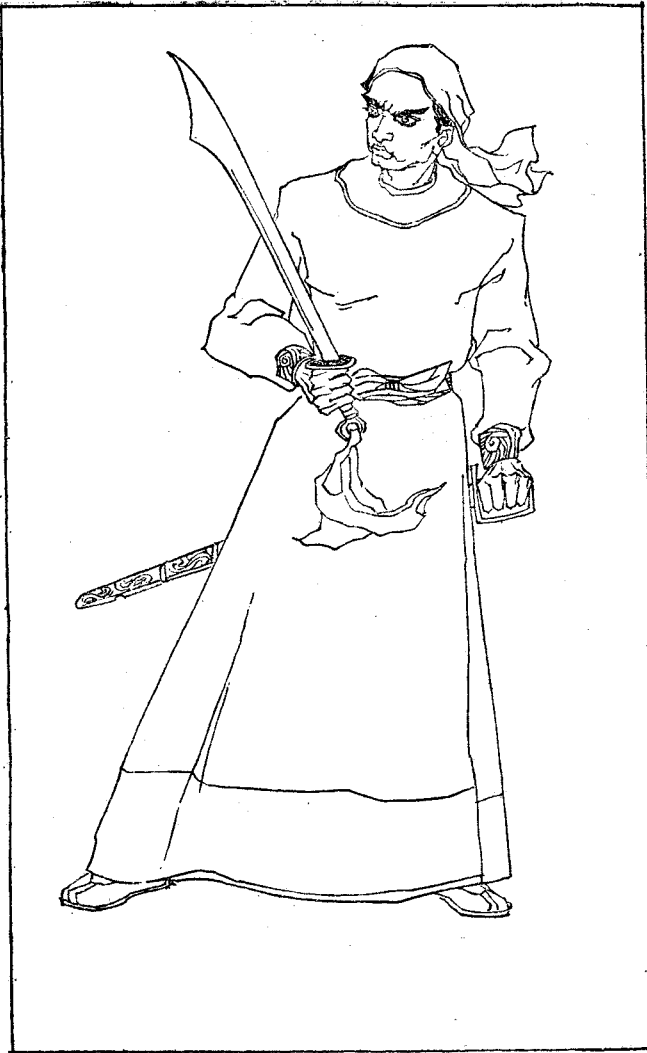
印数：1—50 000

内容提要

本书以清朝康熙末年为历史背景，描写台湾朱一贵起义反清斗争的故事。

康熙六十年，朝廷无道，台湾原郑成功部将朱一贵起义，率义军攻占台湾府，总兵官欧阳凯被击杀。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亲自领兵渡海攻台；间谍无影蛇、冲天鹤、探海夜叉相继潜入义军；清军禁卫营头子银莲子成蒙面人指挥。此时义军苏厝甲三战受挫，后木栅仔失守，台湾府被攻陷，与此同时觉罗满保被义军刺杀。义军内讧，无影蛇设计，朱一贵终兵败，众义军首领被戮。剑潭寺探机关，银莲子终被诛。清军最后攻打奇门山八卦会，一元真人血染山口。起义失败，众英雄铁血北京城。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奇峰迭起，悬念重重，险象环生，引人入胜。









目 录

引	子	1
一	救凤娘、夜战城隍庙	9
二	凤山县、苛政逼民反	31
三	奇中奇、骨肉巧相逢	52
四	紫薇轩儿女叙旧情	80
五	征烟急、台鸟群雄蜂起	102
六	银莲子、密室授三计	121
七	斩戴穆、怒颁七杀令	141
八	溅铁血、义军初开衅	165
九	遭不测、邂逅李家庄	188
十	探秘楼、三战石蛟堡	210
十一	战安平、义军初失利	232
十二	探虎穴、巧遇蒙面人	253
十三	夜劫营、三战苏厝甲	272
十四	冲天鹤、密潜沟尾庄	290
十五	战摩云、血溅台湾府	311
十六	战大穆、败走下加董	332
十七	走月眉、中毅沟尾庄	351
十八	众魔头、被诛剑潭寺	369
十九	劫囚车、血溅鬼王屿	392
二十	众雄杰、铁血北京城	412
尾	声	430

引 子

康熙五十九年初秋，福州府城外，苍山如黛，残阳如血。从远处村落里升起的袅袅炊烟，在微风下渐远渐淡，没入一片蛋青色晚霞中。

在官道上，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披头散发，满脸污垢，衣衫褴褛，正一拐一瘸地趑趄前行。他边走边笑，如癫如狂地自言自语：“哈哈……报应、报应，我这是报应啦……”

突然，从福州府城方向，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两个骑在马上壮汉，迅疾地跑近这人，机警地四下一望。见四处无人，忙翻鞍下马，猛地将那人抓住。

他正欲挣扎，嘴里已塞进一块布巾，双手反缚，被装进了麻袋中……

两个大汉相对一笑，将那已近疯狂的人横抬上马鞍，随即跨上战马，掉回头向福州府城内驰去……

当夜三更，闽浙总督衙门大堂之上，灯火通明，气氛森严。两厢衙役兵弁，个个面目狰狞，虎视眈眈。不一会，衙役们又喊起一阵杀堂威：“喝……”

大堂迎面处，摆有一张雕禽走兽的镂花公案，案上，摆有官印令箭。桌里，坐着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他五绺青须，微胖的脸上面色沉凝，眼珠儿稍稍转动了一会，问：“高永寿，你自从去台湾南路营告警，被鞭赶出营门之后，不死心又告到台湾府镇道衙门。经三堂会审，

严刑鞫讯，才招认危言耸听，欺世惑众的罪行。本该处斩以儆后人，姑念初犯，才从宽责逐过海递解原籍。既有前辙为鉴戒，理应安份守己从良从善。不料你怙恶不悛，刑伤未愈，竟又到本府衙门鸣冤叫屈，坚持原告，是何道理？难道你就不怕死了吗？”

“大人啦——小人生愿为大清之民，死愿为大清之鬼。自台湾南路上告至今，所诉之事，句句是实。不料，台湾南路营与府镇道官员，均昏聩不辨真伪。先是嗤笑小人呓语谰言，继之严刑拷打，说小人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几近处死！小人本想知难而退，但想到事关重大，事态危急，故才冒九死之险耿耿上陈，不求有功，只求大人明鉴，以江山社稷为重。”

觉罗满保一听，睁开微眯的眼睛，仔细打量了一下高永寿，颇感惊诧：“噢……听他所言，并非佯狂疯癫。但从台湾镇道和南路营上陈的文书看，又颇为蹊跷！莫非这里面还真有曲折？”想到这时，觉罗满保默默点点头，和颜悦色地说：“嗯……好吧，你从实招来！”

“禀大人，今年春上，小人从凤山往北大武山一带收购兽皮山货，途经内埔春登堡附近一座破庙时，因见天色陡变，黑云低压，似有大雨临头之状，忙进破庙暂避，偶尔见一个衣衫褴褛之人，倒卧在神柜之前。我趋前一看，其人气息奄奄，即将饿死，便动了侧隐之心，拿出水和干粮，度他一命。直到他稍微好转，又留了一点银两和干粮，才走了。不想时过两月，当小人贩货经台湾南路时，又遇见此人。他一见小人，当然感激涕零，谢小人相救之恩，并再三挽留，邀小人同去深山。小人以为他是欲报救命之恩，便与他同去深山。

不料，他却将小人引入了贼巢……”说到这里，高永寿便诚惶诚恐，捣葱似地叩起头来。

“哦——”觉罗满保拂须吟哦片刻，才语气柔婉地说：“那去的地方究竟是个什么所在？情势如何？你不要怕，慢慢地讲！”

“是！”高永寿一听，立即又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匍匐在地说：“只因小人与他行间只顾攀谈，并未细观途中情形。况山路崎岖、逼仄难行；藤葛蔓衍，老林丛杂。急行之间，兔羊之路难辨，似路非路断续，所以很难说明该处详实情况。但到了贼巢之后，只见山势奇险，木屋茅舍，隐蔽在林木之间，时有刀光闪烁，红缨飘拂，宛如千军万马之气势。进去以后，只见大厅之上，刀枪森列，人众庞杂，千人千面，五颜六色。那人引见之后，匪首忙命人备酒肴款待于我。”

“哦……”觉罗满保又微眯双眼，斜睨高永寿片刻才说，“那人甚么长相？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可曾说过？”

“禀大人，那人身高七尺左右，面皮黝黑。面容虽然清瘦，但已较初次相见时有精神。但他的姓名住址，因当时慌乱，没有细问。”

“嗯……”觉罗满保微微一笑，又望了望摆在桌上的高永寿以前的供词说：“那匪首是个什么模样呢？”

“禀大人，那匪首身材伟岸，高达九尺，虎背熊腰，目光炯炯有神。年龄在五十二三岁左右。小人只听别人喊他朱大哥，其它方面小人当时不敢问。”

“哦……”觉罗满保微微颌首：“你们在酒筵上，谈的什么啦？”

“小人不敢讲。”

“但讲无妨。”

“他说要反清复明，杀尽鞑子。”高永寿颤颤惊惊地说：“还要拉小人入伙！”

“什么？”觉罗满保突然双目圆睁，恶狠狠地说：“你再说一遍！”

“他们要拉小人入伙，杀尽鞑子，反清复明！”

“哦……”觉罗满保在灯光摇曳的阴影里，微微冷笑一下说：“你入了伙吗？”

“禀大人，在当时，小人无法，只好佯装应允。但旋即潜归后，就去台湾南路营禀明情况，不想……”

“哦——哈哈……”静肃而森严的总督大堂在觉罗满保的狂笑中，发生一阵令人发悚的震抖。

“大人——”高永寿一听，吓得颤抖不止。匍匐在地，一动也不敢动。

“大胆刁民！”觉罗满保笑声刚落，突然钢牙一咬，目露凶光：“嘿嘿，你救他性命，未问姓名，还可以说得过去。二次相遇，同去深山，酒肴相待，仍不问姓名，岂非咄咄怪事！你扪心自问，倘若我说出这于情于理决难相合的话，你会相信吗？既然有匪首朱大哥蟠居深山，刀枪森严，防守壁垒，迫你入伙，你不得已而入之，如何又能轻易让你逃之夭夭？本官适才听其言，观其色，果然如台湾南路营和镇道陈文所言，不是通匪，就是危言耸听！来人啦——”

“哎呀，大人，小人忠心不二，决无半句谎言啦——”

“哈哈……”觉罗满保一阵大笑：“真与假，是与非，本官自会明察，岂容你来无事生非，招摇蒙混！”

“大人啦——”

“哼！”觉罗满保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冷酷地笑了笑，对已上前揪住高永寿的衙役挥挥手，两眼一眯说：“站笼示众，以一儆百！”说完，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双手向背后一打，慢条斯理地走进去。这时，站在屏风边的一个小厮，立即闪了出来，上去扶持他。觉罗满保只微微拂拂手说：“你去叫冲天鹤到我书房里去！”

“喳！”小厮应了一声，双目面地，悄悄退了下去。

觉罗满保微拂青须，刚从大堂来到二堂，立即有两个丫环打扮的姑娘，双挑着一对大红绢纱的灯笼，在前面照路。

随着闪烁、摇曳的灯光，觉罗满保跟着两个丫环穿过华丽的花厅，来到一条九曲回廊处。廊外，惨淡眉月斜照着朦胧的假山、树枝、花圃、亭台，显得阴沉、寂寥。出了九曲回廊，在花圃的砖砌小路上又走了一阵，两个丫环终于停住脚，垂手并立在一个半掩的圆形院门外。圆门上，饰写有“清谧园”三个隶体字。

这时，觉罗满保才对两个丫环挥了挥手说：“你们去吧——”说毕迳自走进园中。

借着昏暗的月色，仍可看出圆门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小花园。几丝灯光，正从“清谧园”正中的一栋不大的房子里溢照出来。

觉罗满保揉了揉太阳穴，稍稍站立了一会，才慢慢走进书房，靠坐在铺有软垫的太师椅上。只过了一会，房外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忽然，灯影一闪，一个人影从书房外趑进，单跪在地打了个千说：“大人，冲天鹤奉命来到。”

“嗯……”觉罗满保两眼微闭，看也不看他说：“坐吧——”

“谢大人——”

“我给你看的東西，已看过了吗？”

“禀大人，卑职已看过了。”

“嗯……怎么样啦？”

“卑职以为，高永寿所供之词，看来荒谬，其实不然。”

“嗯，你谈谈看！”觉罗满保拈着胡须，颇为欣赏地望望他说：“集思广益嘛！”

“据标下看，高永寿所供之事，可能与‘天地会’、‘八卦会’这些逆匪有关。”

“啊——”觉罗满保颇为惊讶：“你也这么认为？”

“禀大人，据标下所闻，台湾之民，原属化外。尤其是郑氏残部，虽经二十余年归化，然心不变，一有风吹草动，就欲滋生事端。高永寿所供之事，虽然前言不搭后语，然深山养患，却是大忌。”

“嗯……”觉罗满保听完首肯着说：“那将军看来，应如何措置？”

“标下以为，不管高永寿所供是否属实，切应查勘落实，不作臆测妄断。当然，最好是派专人去查勘明白，如其属实，当不遗余力扼其于摇篮之中，以绝无穷之后患。”

“好！”觉罗满保一听，极为赞赏地说：“本官就现命你立即渡海去台，暗中查探明白，最好打入逆匪内部，窥明底细，里应外合以便一网打尽……”

“喳！”冲天鹤沉吟片刻说：“标下此次渡海去台，定不负大人重托。只是……”

“嗯，只是什么？”

“只是高永寿所供之事，在闽浙台湾，已闹得满城风雨。”

标下此去，只怕……”

“哦——”觉罗满保恍然大悟：“哈哈……将军尽可放心，此事措置，本官早已想好！为了不让逆贼人等有所觉察，我已决定将台湾南路营和镇道误勘错判之罪瞒下，又坐高永寿危言耸听，蛊惑人心之罪，判他站笼示众而毙！这么一来，将军就可免后顾之忧罗！”

“啊——”冲天鹤一听，也吃了一惊。

觉罗满保微哂地望望他，脸上掠过一丝残忍的神态，若无其事地说：“此事干系重大，去台以后，要小心匿影藏形，不要让别人摸到你的来龙去脉。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去惊动台湾府文武官员！”

“喳！”

“咄——”觉罗满保沉吟片刻说：“你到台湾之后，统归银莲子节制。到时候，会有人找你联络的。这半边银莲，就是将来接头的凭证！”说时，将半边银莲子递给冲天鹤说：“小心保存，万勿遗失！”

“喳——”

“好，”觉罗满保挥挥手说：“你去准备一下，明早乘潮去台湾。”

“喳——”冲天鹤打了个千，身子一躬，退出了书房。

觉罗满保眼见冲天鹤的身子消失在暗夜里，才站到书房的门口两边望了望，缩身关上书房的格门，拍拍手喊：“冰若，你可以出来啦——冰若，出来啦——”

连唤数声，竟无人应承。觉罗满保不由微微一怔，忙挑开门帘，蹙进书房里间，只见桌儿之上，放有纸笺一张。

觉罗满保又是一怔，趋近桌边一看，纸笺上写着三排工

整秀逸的行书。

满保公：

我看事已不容稍懈，决定不辞而别，夤夜归台。望你除冲天鹤外，再派一个得力之人，随后潜入台湾，以成鼎足之势！我自去了，望保重。切切！

纸笺之上，压放着一只粉红色的绒蝴蝶。

觉罗满保看了两遍，唏嘘半晌才缓过脸色，打开书房的门叫：“来人啦——”

“大人有何吩咐？”还是刚才那个小厮，立即从台阶下跳上来，单跪下打了一千。

“马上传我的话，叫齐元辅速来见我！”

“喳——”

小厮刚刚离去，两条黑影从书房的窗外，闪身到了一座假山旁，迅急地攀上一颗大树，稍稍一摆动身子，从高枝上飘落到高墙外，瞬间便消失在黑夜中……